

拉摩的侄儿

[法] 狄德罗 著

商务印书馆



拉 摩 的 侄 儿

〔法〕狄德罗 著

江天骥 译 陈修斋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 年 · 北京

本书根据巴黎伽尔尼耶兄弟出版社 1875 年版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译出。

26100 1/3

拉摩的怪儿

〔法〕狄德罗 著

江天骥 译 陈修斋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55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75 千

印数 1—12,300 册

印张 4¹/₄

定价：0.57 元

编者前言

狄德罗(1713—1784年)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杰出的战斗唯物主义者,著名“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狄德罗出生于法国朗克里一个富裕手工业者家庭。年轻时就读于天主教会专科学校,得过学位。毕业后学法律,未成。在巴黎结识了许多启蒙思想家,读了许多自由思想家的著作,成了当时法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一员,乃至核心人物。狄德罗早期即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宗教、反潮流倾向。他在1746年发表的《哲学思想录》里明确宣布:“我写到上帝;我不打算有多少读者,而只切望有几个人赞成。如果这些‘思想’使任何人都不喜欢,它们就只能是坏的;可是如果它们使所有的人都喜欢,我就认为它们是可憎的了。”^①果然,他的著作一发表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当时法国上层当权人物的反对。他们下令将此书焚毁。但狄德罗是个坚强不屈的战士,他在是年接着发表了《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明确地树起了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旗帜,更大胆、更无情地抨击了封建教会,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因此随之而加剧,竟以“思想危险罪”将他投入监狱。然而,三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未能

^① 《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磨损狄德罗的革命浩气，相反使他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思想更坚定，斗争更勇敢。出狱后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全副精力投入编纂三十三卷的《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通称《百科全书》），从而奠定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基石。恩格斯在说明《百科全书》的历史意义时指出，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对旧世界的批判不是局限于宗教神学范围，也批判了反动的封建政治制度，并赞誉狄德罗是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真理和正义”的人。狄德罗的哲学著作除《哲学思想录》、《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外，还有《论解释自然》（1754）、《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1770）、《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1767）、《达朗贝的梦》、《谈话的继续》和《拉摩的侄儿》等。狄德罗的哲学著作不但立意深刻，而且文笔生动，富有独创性。《拉摩的侄儿》就是他匠心独运撰写的一部哲学小说，此书寓哲理于文学之中，使人读来另有一番兴味，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开了新生面。

《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但在狄德罗生前并未出版，后来稿子辗转落到歌德手中，歌德将它译成德文，1805年披露于世。书中的拉摩，是实有其人，即雅克·弗朗索阿·拉摩（1683—1764年），是法国著名的宫廷音乐家。而拉摩的侄儿，是真人，抑是虚构，则无可查考。在书中，此人是个叫化子，流浪汉。狄德罗把他塑造成一个矛盾的典型。他是个无赖，统治阶级的帮闲，因此他低三下四，任人作贱；但他又坦率耿直，无情地唾骂、鄙视醉生梦

死的上层社会。在他身上，才智与愚蠢，高雅与庸俗，疯狂与沉静，正确思想与错误观念，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奇怪地融为一体。“他把三十个曲子，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悲剧的、喜剧的，各种各样的，杂乱地混在一起；一忽儿唱着深沉的低音，他好象一直降落到地狱底下；一忽儿又高唱起来，用了假嗓，他好象把高空撕裂一样，一面还用步伐、姿态和手势来模仿着歌中的各种人物；依次地露出愤怒、温和、高傲、冷笑的表情，一忽儿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姑娘，他扮演出她的一切媚态；一忽儿成了一个教士，一个国王，一个暴君，他威胁着，命令着，发着雷霆；一忽儿他又是一个奴仆，百依百顺。他沉静，他悲恸，他叹息，他笑”^①。狄德罗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矛盾人物，揭露了法国社会的不合理性：“各种地位的人互相吞噬”^②，正直人不快活，快活人不正直。拉摩的侄儿不受现成道德观念和固定的善恶概念的束缚，他厚颜无耻，但又坦然无忌地叙述他以怎样无耻下流手段强奸一个少女，公然表白说，“我叫做德行的东西你叫做邪恶；而我叫做邪恶的东西你却叫做德行”^③。狄德罗不但揭露了人物的矛盾，而且以赞赏的口吻说，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正可以“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④。狄德罗希望“他会象一颗酵母一样，

① 本书，第92页。

② 本书，第41页。

③ 本书，第68页。

④ 本书，第3页。

开始发酵”，去“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①从封建桎梏中苏醒过来。拉摩的侄儿是当时腐朽没落的法国封建社会的产物。狄德罗写作这一本书时，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未臻成熟，他在拉摩的侄儿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一方面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软弱无力，安于封建统治阶级给它的一点余唾。

《拉摩的侄儿》充满了辩证法，这部小说一问世，就受到了黑格尔的瞩目。当时黑格尔正在撰写他的第一部传世巨作——《精神现象学》，黑格尔为拉摩的侄儿的那些入木三分的“辩证谈吐”所折服，为拉摩的侄儿对当时法国社会所作的“讥讽嘲笑”所倾倒，原来狄德罗在十八世纪中叶描绘的法国资产阶级性格，和黑格尔所处的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正彼此彼此，而黑格尔和狄德罗在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和抨击上正是心心相印的，他觉得拉摩的侄儿正是他所要分析的“分裂的意识”的艺术体现，于是他就以此为背景，展开了他对“分裂的意识”的描述和分析，从而使他的这部著作异峰叠起，光耀照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摩的侄儿》也有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69年4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赞它为“无与伦比的作品”^②，信中还专门摘引了黑格尔在《精神现

① 本书，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3页。

象学》中对“分裂的意识”所作的一些分析。恩格斯在第二天即复信马克思，对马克思给他推荐这部杰作，表示“非常感谢”，说：“它（指《拉摩的侄儿》）定会给我很大的享受”^①，这个“享受”就是书中俯拾皆是的辩证思想。事隔几年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提到此书，把它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列为形而上学盛行时法国人写出的两部“辩证法的杰作”^②。

《拉摩的侄儿》早在 1959 年即有中译文，收在《狄德罗哲学著作选集》里，现将此书单独出版，以饷哲学界以外更多的读者。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北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84 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0 页。

天生有煞星

——贺拉西

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我有个习惯，每天下午五点钟光景，就到御花园散步去。人们会看见，老是独个儿，坐在阿让松路长凳上沉思默想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沉思着政治、爱情、趣味或哲学，让我的心灵尽情恣意地为所欲为。我让它自由自在地，追随着那浮上心来的第一个念头，不管是聪明的或是傻的；就好象人们在福亚路上会看见的我们那些浪荡青年们那样，一会儿紧跟着一个举止轻浮、满脸笑容、眼睛灵活、鼻子翘起的妓女，马上又舍弃她去追随另外一个，挑逗着所有的娘儿们却不跟任何一个纠缠起来。我的思想就象我所说的那些卖淫妇一样。

当天气太冷或多雨的时候，我就躲到雷让思咖啡店去；我在那里的消遣就是观看别人下棋。巴黎是全世界下棋最高明的地方，雷让思咖啡店又是全巴黎下棋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在这家咖啡店里，深邃的棋手勒加尔，巧妙的棋手斐利多和稳健的棋手梅育在互相厮杀着；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惊人的棋术，可以听到最粗俗的谈话。因为，人可能是一个有才智的人兼一个名棋手，象勒加尔一样；也可能是一个名棋手，兼一个傻瓜，象富贝尔和梅育一样。

一天下午，我在那里，多观看，少说话，尽量少听，这时有一位上帝不令这地方缺少的最奇怪的人物向我招呼。他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在他脑海里正当和不正当的思想一定是奇异地混淆在一起；因为他毫不夸张地表露了自然赋予他的优良品质，但也毫不羞耻地表露了他所接受的恶劣品质。此外，他禀有坚强的体魄，特出想像力的激动和非常壮健的肺。如果你遇见过他，而他的奇特处没有令你止步的话，那你不是把手指塞进了耳朵，就是撒腿跑开了。天哪，多么可怕的肺啊！

没有比他自己更不像他自己的了。有时他瘦削憔悴，像到了末期的痼病患者一样；你可以透过他的腮颊数得清他有几颗牙齿。你会说他曾经饿了好几天，或者是刚从练心会修道院里出来的。到了下一个月，他会长得肥胖丰满，好象不曾离开过一位金融家的餐桌，或者曾经被关在圣伯尔纳丁的修道院里一样。今天，他穿着脏衬衣，破裤子，衣衫褴褛，差不多光着脚，低垂着头走路，避开人们；你会打算叫住他给他一点布施。明天，他扑着粉，穿着鞋子，髻着头发，穿着漂亮的衣服，抬起头来走路，神气十足，你几乎会相信他是一位体面的绅士。他过一天算一天，忧愁或快活，随境遇而定。他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件心事就是要知道在哪里吃午饭；午饭后他便想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夜晚也给他带来不安：他或者是步行回到他所住的顶楼，只要女房东没有因为等候他交

房租等得不耐烦，把钥匙收回了；或者他就转到郊外的酒店里去，在那里用一片面包一瓶啤酒来等候天亮。当他已没有六个铜板在衣袋里的时候，这是他有时会碰到的，他就或者向他朋友中间的马车夫求助，或者依靠某位贵族的车夫，这位车夫会让他睡在稻草上，在马的旁边。早晨，就会有一些作他的床垫的稻草仍然藏在他的头发里。如果天气暖和，他就会整夜在皇后散步场或香榭丽榭漫步走着，到了天亮就在城里出现，身上的衣服从昨夜穿到今天，有时也会从今天穿到足足一个星期。

我并不看重这样的怪人。别人也许把他们看作熟识的人，甚至看作朋友。当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一年中有一次会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别人的性格迥乎不同，他们打破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习俗、我们关于礼貌的惯常观念所造成的令人厌烦的常规。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像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的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或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人们。

我认识这位怪人已经很久了。他常到一个赏识他的才能而招待他的人家去。这一家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他对这家的父亲和母亲发誓说要娶他们的女儿，他们就耸耸肩膀，当面嘲笑他，告诉他说，他是发疯了；我预料这时

事情就完了。他向我借几个钱我就给了他。我不晓得他怎样弄进了某些体面的人家,在那里吃饭,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不得到准许,他就不要说话。他老是默不作声,恶狠狠地吃着,看他这样抑制着自己,真是有趣。如果他要破坏契约,开起口来,他才说了第一个字,大家就齐声地叫道:“呵,拉摩”!于是他愤怒得眼睛发亮,就更加恶狠狠地吃起来。你一定很好奇地想要晓得这个人的名字,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他是著名音乐家拉摩^①的侄儿。这位音乐家把我们从一百多年来我们所唱的吕依^②的教堂歌调里解脱出来;关于音乐理论他曾经写了这样多的不可理解的幻想和启示的真理,这是无论他自己或任何别的人都一点也从未了解的东西。他曾经给了我们一些歌剧,这些歌剧里有和声,歌曲断片,不连贯的思想、喧哗、飞扬、凯旋、投枪、光荣、喃喃低语、胜利令歌手唱得喘不过气来;还有将会永远留传的舞曲。他在把这位佛罗伦萨人的声名埋没了以后,自己也将被意大利的音律家所埋没,这是他预感得到、因而令他忧郁、悲伤和愤激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甚至一个在起床后发觉自己鼻子上长了一个粉刺的美妇人,也没有能像一位在生时就有丧失声名的危险的作家,会感到那样愤愤不平的:这有马里窝和小克莱比庸为证。

① 拉摩(1683—1764),法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多情的印度人”,“双子星”等曲的作者,他曾写了许多关于音乐理论的作品。——译者

② 吕依(1633—1687),佛罗伦萨的音乐家,在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中很得宠,并曾与莫里哀合作。——译者

他先来招呼我说：“呀！原来你也在这里，哲学家先生；你在这班懒汉中间有什么事呢？难道你也推木头来消磨时间吗？”（人们是这样轻蔑地称呼象棋和后棋的。）

我：不，但当我没有更好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他们精于此道的人在推着，我在旁看一会也是有趣味的。

他：要是那样，你就不大会觉得有趣味了；因为除了勒加尔和斐利多，其余的人都是一窍不通的。

我：皮塞先生怎样呢？

他：他在棋手中的地位正如克莱容小姐在演员中的地位一样。这些游戏中能学会的东西他们两个都知道了。

我：你是很苛求的，我晓得只有真正了不起的人才能获得你的称赞。

他：是的，在象棋、后棋、诗、辩才、音乐诸如此类的琐事里是这样；在这些事情中庸才有什么用处呢？

我：很少用处，我承认。但是必须有许多人来努力练习它们，然后才能出现天才。他是千万人中的一个。让我们不谈这些吧。我已有不晓得多少年代不看见你了；当我不看见你的时候，我从来不想起你，但是再见到你时，总令我高兴。你这一向做些什么呢？

他：就像你，我和他们大家所做的事情：有些好的，有些坏的，有时什么事情也没有。我肚子饿了，如果碰到吃的机会我就吃；吃过后我口渴了，有时我就喝起来。同时我的胡子也在长着，当胡子已经长出来了，

我就把它刮掉。

我：你这就做错了，因为要成为一个贤者，你所欠缺的只是这一件了。

他：你说得对，我的前额高而有皱纹，眼睛有热情，鼻子突出，脸颊宽广，眉毛黑而浓，大口，翻唇，方脸。如果这个大的下颌长着一把长胡子，你知道这在铜像或大理石像中是多么好看么？

我：在凯撒，马可·奥略留，苏格拉底的旁边。

他：不，我在第欧根尼和弗里芮当中倒是更好些。我像前者一样地厚脸皮，又是喜欢拜访后者的常客。

我：你近来好吧？

他：是的，健康如常，但今天却不怎么特别好。

我：怎么？像你现在这样，一个肚皮好像西伦尼，一个脸孔……

他：一个脸孔，人们也许以为是背面。使我亲爱的叔叔变干瘪了的这一点愤愤不平，却好像使他亲爱的侄儿长胖了。

我：说到这位叔叔，你有时看见他吗？

他：是的，在街上走时看见过他。

我：难道他从来没有给你一点好处吗？

他：如果他给了任何人一点好处，那是他自己料想不到的。他可以说是独具一格的哲学家。他只想到他自己，这个宇宙的其余部分对于他是一文不值的。他的女儿和太太愿意什么时候死去都可以，只要为给

她们送葬而敲的钟声继续地回响着第十二音和第十七音，那就一切都好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幸运的，这也就是我觉得天才特别可贵的所在。他们只精通一件事，除了这件以外，便什么也不会了。他们不晓得怎样做一个公民、父亲、母亲、兄弟、亲戚和朋友。我老实对你说，人们应该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像他们；但决不该希望他们这种人很普遍。人是必需的，但天才的人不是必需的。不，老实说，他们是根本不需要的。改变地球的面貌的就是他们；而在最细微的事情中，愚蠢是这样地普遍和这样地强有力，以致不大吵大闹起来就不能够实行改革。他们的理想一部分是建立起来了，一部分是仍旧原封不动；因此就有两个福音，一件丑角的服装。拉伯雷小说中的修士的贤智，为了他自己的和他人的心境安宁，是真正的贤智；他多多少少地尽了自己的责任，常常说修道院院长的好话，此外随这个世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既然众人都感觉满意，就是情况良好了。如果我懂得历史，我将会证明给你看，这下界的不幸，常常是由某些天才带来的；但是我不懂得历史，因为我什么也不懂得呵。如果我曾经学会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为了不曾学会任何东西我就更糟糕些，那才是活见鬼哩。有一天我在法国国王的一位大臣那里吃饭，他一个人有几个人的聪明；你看他能够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楚地给我们证明：没有什么比谎话对人

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话更有害。他的论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很显然地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天才是可憎恶的东西。如果一个婴儿在出世时，额头上就带有这个危险的天赋的标记，那就应该或者把他活活地闷死，或者把他投到水里去。

我：然而，这些人物这样地仇恨天才，他们却都自以为有天才哩。

他：我很相信他们心坎里会这么想，但是我不相信他们敢于公开这样地招认。

我：那是由于谦逊的缘故。那么你是对天才怀着可怕的憎恨吗？

他：这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回转过来的。

我：可是我记得有个时候，你为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常人而感到失望啦。如果一个辩论的正反两面都同等地使你苦恼，你决不会得到快乐的。你必须选择一边，并且始终不渝地拥护它。我同意你的意见，天才通常是有点奇特的，或者如俗谚所说，没有大智不带着一点疯狂，可是他们却不能不令人惊异叹服；我们将要鄙视那些没有任何天才产生的时代。他们将是和他们在一块生活的那些民族的光荣；迟早人们会给他们建立纪念像，把他们看作造福人类的救星。请你所引证的那一位聪明的大臣原谅吧，我相信如果谎话可以有用于一时，从长远看来它必然是有害的，反之，真话从长远看来必然是有用的，尽管暂时

也会发生害处。由此我就倾向于下这样的结论：那个使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失去势力的，或者令大家接受一种伟大的真理的天才，永远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人物。也许这位人物会成为偏见和法律的牺牲品；可是有两种不同的法律：一种是绝对地公正和普遍的，另一种是特别的，它们只由于人类的盲目和境遇的需要才得到批准。后一种法律只令违犯它们的人受到暂时的耻辱，时间会把这种耻辱反转过来，落在那些法官和国家的身上，永不消除。在今天看来，究竟是谁的耻辱，是苏格拉底的抑或是那位令他喝毒药的法官的耻辱呢？

他：这个对于苏格拉底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因此就不是被判罪了吗？不是被处死了吗？不是犯法作乱的公民了吗？由于他蔑视坏的法律，难道他不是鼓励愚人去蔑视好的法律吗？难道他不是一个大胆的奇怪的家伙吗？你刚刚所招认的不是很接近于对天才并不十分有利的一种论调吗？

我：亲爱的朋友，听我说吧。一个社会不应该有坏的法律；如果它有的只是好的法律，社会里就决不会发生迫害一个天才的事情。我并没有对你说过，天才是不可分地和邪恶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说邪恶是和天才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愚人比较一个聪明人更容易做坏事，如果一个天才通常是一个无礼貌的、难以相处的、乖戾的、不可容忍的，如果他甚至是品质恶